

## 鹤舞上赛湖

□汪翔

北风起时,大批候鸟便会陆续飞抵网湖越冬,鸟群与湖景构成了一幅唯美和谐的生态画卷。上赛湖社区内有许多湖泊,水草丰茂,鱼虾丰富。最大的就是上赛湖,浅水滩涂、草甸、鱼塘、农耕地、针叶林、竹林、樟树林等不同生态环境相得益彰,它们是网湖的一部分,也是候鸟的乐园。白鹭轻飞芦叶秀,鹤雁翔集蓼花红,是上赛湖社区湿地的真实写照。

候鸟之约,成了我与网湖最美的约定。每年秋冬时节,我都要多次来网湖看候鸟,对我而言,这是一种心与心的交流。而上赛湖和四周的浅水滩涂、草甸、池塘、水田是我观鸟的重要场所。数百亩水面已有一小半被鸟儿覆盖,白天鹅、黑鹳、斑嘴鸭、鸿雁、白鹇等混在一起,或浮在水面,或翔于水上,百鸟欢腾,场面十分壮观。

一群天鹅排着整齐的队伍,像是训练有素的飞行军团,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。它们像从画中走出的精灵,一举一动都充满了诗意。它们轻盈地滑翔于

水面,洁白的羽毛,每一根都像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与水波交织出一片柔和的白。它们飞翔的姿态舒展而优美,宽大的翅膀有力地扇动着,发出轻微的呼呼声。这声音伴随着它们高亢而清脆的叫声,如同奏响了一首乐曲。有的天鹅在高空盘旋,俯瞰湖面,像是在审视自己阔别已久的领地;有的则由高向低,朝着湖面滑翔而去。在双脚即将触碰到水面的那一刻,它们微微向后伸展,身体前倾,轻盈地落在湖面上,溅起一圈又一圈涟漪。一只小天鹅格外引人注目,它的羽毛还没有完全长成白色,夹杂着一抹灰扑扑的绒毛。它紧紧跟在成年天鹅身边,好奇地张望着周围的一切,看起来笨拙又可爱。

我和朋友偶遇了一位摄影师,他来自深圳,孤身一人驾着车,哪里有美景就在哪里停留。我们一见如故,通过他的高清镜头,我清楚地看到几十只白鹤分散在鸟群中。它们的羽毛洁白如雪,长长的脖颈上镶着一只漂亮的红冠,身体线条流畅,举止

潇洒飘逸。那双纤细的长腿在湖面率性跳动,微微张开的双翅如同天使的羽翼。两只白鹤相对而舞,时而展翅高飞,宽大的翅膀闪烁着圈圈金色的光晕;时而轻踏水面,扩散开的涟漪与倒影交织在一起,如梦似幻。阳光洒落在它们的羽毛上,闪烁着圣洁的光芒,让人不禁心生敬畏。零星散布的残荷静静地伫立在水中,芦苇摇曳,枯黄的叶和秆虽已失去了往日的生机,但别有一番物哀之美。雪白的荻花在空中飘飞,金色的芦秆随风舞动,时间仿佛静止了,世界如此宁静,只有风声、鹤鸣和自己的心跳声。所有的烦恼与疲惫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,心中只剩下对这美景的赞叹。鹤舞上赛湖,是网湖湿地一处绝美的风景。

“鹤鸣于九皋,声闻于野。”古人赞鹤的鸣声高亢洪亮。鹤是一种吉祥的珍禽,是美丽、高雅、纯洁、神圣的化身,被视为灵兽,为羽族之长。在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中,鹤为仙人所养,寓意长寿、吉祥。

相传古代修道之士以鹤为伴,得道之人驾鹤云游。人们还将修身洁行而有时誉的人称为“鹤鸣之士”。

除白鹤外,灰鹤、白头鹤、白枕鹤也都降临上赛湖。不知是哪只鹤发出了一声悠长的鸣叫,引起群鹤和鸣,翩翩起舞。转眼间,振翅的灰鹤冲破云霄,消失在天穹里;逐日的白头鹤被晚霞镀上色彩,显得分外妖娆;白枕鹤轻轻地掠过湖面,裙裾飘飘,舞步翩跹;丹顶鹤身姿优雅,头顶那一抹鲜艳的冠,如同一顶璀璨的王冠,彰显着它们的高贵与不凡。群鹤偶尔也会嬉戏玩闹,或用嘴梳理彼此的羽毛,或用翅膀轻轻拍打同伴,发出欢快的叫声。太阳将落未落之时,一只白枕鹤安然站在湖中废弃的小船上,小船仿佛也被镀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我静静欣赏着鹤的英姿,感受那份来自心底的自由与宁静。它们与生俱来的从容淡定、飘逸出尘的气质,还有那不被世俗束缚的洒脱,不正是我孜孜以求的生活态度吗?

言笑,不与人多来往,这种性格很难合群,自然不讨人喜欢。

有一回,高一的住宿生俊伟和同学们在外面吃完夜宵回来,已经过了规定的关门时间。俊伟平时就是个刺儿头,加上那晚喝了点儿酒,酒气上头,变得更加跋扈。

“快开门!”俊伟对门房里的蒋门神喊道。

蒋门神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俊伟几人。

“看什么看,再看把你眼珠子挖掉!”俊伟借着酒劲儿放出狠话,还把手里的空酒瓶猛地朝铁门上一敲,玻璃碎开,俊伟手里握着断裂的瓶嘴。

蒋门神摇摇头,打开了大门。俊伟这才扔掉碎玻璃瓶,得意扬扬地带着同学们走进学校。

“瞧见没有,看门狗就是欺善怕恶,只要你比他狠,他就怕你。”俊伟对同学说道。

有人看不过去,说:“人家或许怕你要酒疯,酒瓶误伤了自己。”

俊伟觉得蒋门神没那么好心,纯粹就是懦弱。谁知第二天,蒋门神照例把晚归的名单交给了老师。俊伟被记了小过,气得不服,叫嚣着下次喝了酒一定要给他好看,学武松来个醉打蒋门神。

没等俊伟喝醉亮相,蒋门神就又遇到一件麻烦事。

一日,校门口来了辆白色面包车,到了大门口,车窗摇下来,露出一张戴着墨镜的瘦脸,趾高气扬,叫嚷着要蒋门神开大门。蒋门神客气地询问对方单位,来学校办什么事。瘦脸一副看不起人的模样,嘴里骂咧咧要他赶紧开门。

见对方不愿意说出身份和目的,蒋门神不肯开门。瘦脸又

骂了几句,只好倒车,把车停在离校门口不远的路边,也不下车,一直等到中午学生放学。蒋门神也保持警觉,余光不时瞥向面包车。

两个女学生刚要经过面包车,车门猛地打开,跳下来一个胖子,把她们吓了一跳,愣在原地。胖子拉住其中一个女孩就往车上拽,两人吓得连连尖叫。说时迟那时快,蒋门神一个箭步冲上去,一把推开胖子,质问道:“光天化日,居然欺负学生,你们想干什么?”

“少管闲事,一条‘看门狗’。”胖子恶狠狠威胁道,“不然连你一块儿收拾。”

蒋门神不怕威胁,拦在女学生前面,让她们赶快跑回学校。瘦脸看情况不对,开门从驾驶座上跳下来,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匕首,晃了晃,朝着蒋门神猛刺过去。蒋门神临危不惧,不紧不慢闪身躲过,一个手刀劈下,打掉了瘦脸的匕首,一拳重重打在他肚子上,瞬间就让他直不起腰,没有了反抗之力。胖子想从另一边偷袭,蒋

门神一个漂亮的回旋踢把胖子踢翻在地,疼得他哇哇直叫。

三两下就解决了两人,在场的学生们不禁欢呼鼓掌,为蒋门神叫好。其他老师迅速报了警,警察很快就将闹事的两个人带回去调查。

消息很快传回来,原来是那个女学生的父亲欠下一笔高利贷,瘦脸和胖子想绑架女学生威胁她父亲还钱。

多亏蒋门神及时出手,不然女学生不知道要遭遇什么伤害。同学们无比佩服起英勇无敌的蒋门神来。

“以后蒋门神就是我的偶像,你们谁再说他是‘看门狗’,我就跟谁翻脸。”俊伟在班上宣布。

蒋门神的外号也就这样传开了。

几天后,蒋门神到门房上班,看到窗户的铁栏杆上塞着一封信。信是俊伟写的,他去跟蒋门神道歉,最后还委婉地表示,以后想跟蒋门神学功夫,拜蒋门神为师。

蒋门神看着信,摇摇头,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

## 蒋门神

□黄超鹏

蒋门神真名叫蒋大为,是饶城一中的看门人。

一开始,学生们可不叫他蒋门神,背后都叫他“看门狗”,认为他一点儿也不懂变通,死守着学校看门的规矩。蒋门神不在乎别人的看法,做事依旧认真,凡是有学生迟到早退,他都如实记下名字,交给对应班级的老师。夜里关了大门,他就拿着手电筒,在后山、操场和围墙下巡逻,抓住过好几个夜里偷偷翻墙出校的学生,送到教务处,他们被记了小过。

不单学生们不喜欢他,老师们似乎也对他没什么好感。据说蒋门神曾当过兵,转业到当地的林场上班,可惜性格过于耿直,得罪了领导,后来他就辞了职,来学校看门,吃住都在学校里。节假日他也不常出门,就窝在宿舍里看书,偶尔出去买点必需品。他平日里不苛

我的家离学校不远不近,走路大约需要40分钟,其中有一段田间小路很是难走。小路不过百余米长,五六十厘米宽,黄泥巴路面,路两旁是稻田,常年蓄着水。晴天还好,走过去很轻松,有时我还能捉弄捉弄稻田里的青蛙。一旦遇到雨天,尤其是连续几天雨,这条路简直就成了我的噩梦。黄泥巴自带黏性,一脚踩下去,就像踩在面团上,鞋子立刻就被粘住了,得费好大力气才能拔出来。这一只脚刚解脱,另一只脚又陷下去被粘住了,泥浆淹没鞋底,蔓延到鞋尖,走完这条路,往往连鞋面的花样都看不见了。如此反复,没走几步我就汗流浹背。偏偏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着我——黄泥巴被雨水浸湿后,滑腻腻的,一不小心就容易摔个四脚朝天,已数不清有多少人在这条路上摔过跟头了。

那年夏天,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周,小路早已面目全非。走的人越多,泥浆越多,路就越难走。一到这里,我就开始心慌。但这是去学校的必经之路,我只能比平时更加小心,打起十二分精神。我背着书包,撑着伞,咬紧牙关,脚趾抓紧,沉着应对,心



□罗民燕

脏扑扑通通跳着,我告诉自己,头不要晕,眼不要花。谁知即便我如此谨慎,还是脚下一滑,整个人往前扑了出去,还好我反应快,把伞垫在了胸前。雨伞裹满了泥浆,衣服上、膝盖上也沾了不少。那些泥根本擦不掉,像一块块难看的伤疤。我顿时手足无措,呆愣在原地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的“伤疤”继续说:“这么难走的路你们都走过来了,真厉害。你看,这像不像一枚勋章。”她的话就像冬日的暖阳,温暖着年少的我那颗脆弱敏感的心。我低下头,那些附着在身上的丑陋不堪的泥浆已慢慢变干变硬,在灯光下,它们居然泛着细微的光,就像一枚真正的勋章,求学路上的勋章。

## 糖葫芦与红发卡

□王国梁



寂寥的冬日村庄,仿佛昏昏欲睡的老人,让人的情绪也恹恹的。那时我已经上了初中,寒假在家百无聊赖。忽然,我听见街上有人喊:“卖糖葫芦喽!好吃的糖葫芦!”这声音怎么如此熟悉?

我跑到门口一看,卖糖葫芦的是两个孩子。天寒地冻的,与衣着厚实的路人相比,这两个人显得格外瘦小单薄。我一眼就认出了其中的女孩,是我们班的小琳同学。她离我还有一段距离,背对着我,可我仍确信是她。她是班级合唱队的成员,歌唱得很好听,刚才的吆喝声也跟唱歌似的。她旁边推着车子的一定是她哥哥,看起来比她大不了多少。

我隐约听同学们说起过,小琳家条件不太好,他们兄妹俩跟奶奶一起生活,小琳学习好,哥哥就早早辍学供她读书。那个年代没有多少挣钱的门路,无非是夏天卖冰棍,冬天卖糖葫芦。我想起放假前,偶然看见小琳的手指黑乎乎的,像刚捡过煤球一样,当时我还想,她怎么连手都不洗干净?现在想来应该是经常做糖葫芦,手上沾了洗不掉的糖渍,久而久之才成了那个样子。放寒假了,我能在家安心休息,可小琳兄妹俩还要为了维持生计不断奔波。想到这里,我心里涌起一阵苦涩。

当时我家条件不错,父亲开了一家纸厂,我的零花钱有不少呢,都在存钱罐里存着。怕小琳见了我为难,我就把妹妹喊过来,让她去买10串糖葫芦。她瞪大眼睛说:“哥,你疯了?妈知道了肯定要骂你败家!”我向妹妹说明了小琳的情况,她同样露出了难过的神情,说:“那我也把零花钱拿出来买糖葫芦!”小琳是个要强的人,别人的同情和怜悯对她来说也许是一种伤害。于是我嘱咐妹妹不要多说什么,只管买就行了。妹妹善解人意地冲我笑笑说:“放心吧!”

妹妹把10串糖葫芦买回来,“哗啦”一声放在外屋的案板上,说:“哥,咱们要趁爸妈回来之前把糖葫芦吃完,还得把‘现场’打扫干净。”糖葫芦好吃,酸酸甜甜的,可是这种吃法谁受得了?硬着头皮吃吧!我和妹妹勉强把糖葫芦吃完,撑得连晚饭都没吃。

第二天刚吃过午饭,妹妹

偷偷对我说:“哥,卖糖葫芦的又来了,你听。”果然,是小琳的吆喝声。爸妈出门后,妹妹要出去买糖葫芦。我觉得这样太刻意了,被小琳发现就不好了。妹妹说:“放心吧,我就跟他们说,你们的糖葫芦太好吃了,我们全家都爱吃!”很快,糖葫芦又买回来了,我把堂弟、堂妹们都找来一起吃。我和妹妹被困在中间,大家吃得开心极了。

小琳兄妹并不是天天都来我家附近卖糖葫芦,我推测他们不来的时候应该是到邻村去了。小琳没来的那几天,我和妹妹时刻竖着耳朵,只盼街上响起“卖糖葫芦喽”的吆喝声。那个寒假,糖葫芦的滋味一直留在我们的嘴巴里,酸酸甜甜,余味悠长。

寒假结束,我和妹妹的存钱罐也空了。望着空空如也的罐子,我们俩相视而笑。这是我们对一个倔强的女孩表达敬意最好的方式。

这天傍晚,妹妹蹦蹦跳跳地跑进家门,手里还挥舞着什么东西,是一枚精致的红色发卡和一个崭新的作业本。

“哥,你快看!是那个姐姐送给我的,说谢谢我和哥哥。”妹妹高兴极了。

原来小琳早就知道了,这件事成了我们三个一起守护的小秘密。再看那枚红发卡,只觉得它红得更加耀眼,成了我的勋章。

## 吾乡之竹

□周红英

吾乡在川西农村。因为母亲河岷江,那里沟渠纵横,水汽氤氲,是有名的水乡,也是竹子的故乡。乡人惯于视各村大姓,将一个村庄称作“周林”“陈林”或“王林”——这里的“林”非树林,而是竹林。当地人自古以来因地制宜,就地取材,让遍地生长的竹子造福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吾乡之竹多为毛竹,也叫南竹,高而粗壮。竹子初种的年头已无法考据,村庄各处盘根错节地蛰伏着多年的老竹根。每年春天,雨后春笋便丛丛而生。一些笋被留下,另一些则被砍来做下饭菜。小巧的主妇们剥出嫩笋,或是煨汤,或是清炒,为素朴的生活增添一道美味,一丝清欢。

竹子长得极快,生命力也很旺盛,不经意间,出笋、拔节、长高,行云流水。每一根竹子都挺拔昂扬,一心向有天光的上方生长,长成成竹,实现自己的价值。

初生的笋,紧裹在一张毛笋壳中,仿佛被呵护的婴儿。第一天天高大起来,几天就足以让你从俯视变成仰望。笋壳也长大变硬,最终脱落。干笋壳又脆又硬,是极好的烧火材料,也是做锅盖的好材料。在乡村手艺人手里,十来片厚实的干笋壳就足以做成一个锅盖。将长毛刺的那一面擦拭干净做里子,拼成碗的形状,用粗线和竹篾片把顶部、腰部和底部结结实实地缝上几圈固定,顶部留一个提手,一个漂亮亮亮的笋壳锅盖就做好了,用一两年不成问题。

竹子在风吹日晒雨淋中长到两三年左右,就可以卖给篾匠编织农具。小时候,

我总是见有人隔三岔五就砍一捆自家的竹子,扛到竹市上卖。篾匠来看、摸、问、选,一番讨价还价,扛着竹子回家。硬邦邦的竹子,到了懂它的篾匠手里才服软。篾匠知道怎么让它变得柔顺,为其所用。不同样子的刀具,再加上火烤水浸,在篾匠灵巧的指间,柔韧的篾片或篾条上下翻飞,最终出落成大大小小的各式工具,竹子的坚硬结实也复原了。这些都不是稀罕物,但哪家都少不了——做甄子饭过滤米饭和米汤的笊箕、木瓢桶里隔水的隔垫、刷锅的刷把、吃饭的筷子、捞草叶子的耙子、撮粮食的撮箕、运粮食的挑篓、背娃娃的背篓、小娃娃睡觉的摇篮……应有尽有,极具地方特色。

眼看到了冬天,我还想起了几十年前祖母冬天烤火的“火提子”——样子跟小花篮差不多,圆口的顶部有个手拎的提把,内层底部有个盛火炭的陶盆。天冷了,祖母就拿出她的火提子,从灶膛里捡些烧过的木炭或煤炭装进去,系上围裙,双手把住火提子放在围裙下,烤火的同时还能四处走动。馋嘴的小孩常常往火提子的炭火里扔几颗豆子,待到它们噼里啪啦地爆开,便开心地掏出来吃,又脆又香。

竹子以其柔韧和坚硬,支撑起人们的生存之路,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,还塑造了里子,拼成碗的形状,用粗线和竹篾片把顶部、腰部和底部结结实实地缝上几圈固定,顶部留一个提手,一个漂亮亮亮的笋壳锅盖就做好了,用一两年不成问题。竹子在风吹日晒雨淋中长到两三年左右,就可以卖给篾匠编织农具。小时候,